

经典诠释文库

轻逸 与沉重

李朝东
沈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经典诠释文库

轻逸 与沉重

李朝东
沈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FI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轻逸与沉重 / 李朝东, 沈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 - 7 - 5161 - 9927 - 5

I. ①轻… II. ①李…②沈… III. ①哲学 - 研究 - 中国②西方哲学 - 研究
③东西文化 - 比较文化 - 研究 IV. ①B2②B5③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206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庆红
特约编辑 刘素民
责任校对 赵雪姣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38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是“仁”和“道”，它们是从日常语言的经验事实中概括而来的。“仁”形成中国的“价值理性”，“道”形成中国的“诗性智慧”。前者使国人特别关注于社会和人事关系的调整和维护，后者使国人的思维方式拒绝逻辑而极富想象。西方哲学是在概念王国里纯粹的思辨哲学，它所阐述的内容不依赖于经验的概括，只是从概念的逻辑中推导出来，它的逻辑必然性保证了它的真理性，并使它具有先天原理的品格。由此塑造了中西文化轻逸与沉重精神品格。

作者简介

李朝东，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哲学学会副会长。出版《形而上学的现代困境》《西方哲学思想》《教育启蒙与公民人格建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等著作，在《哲学研究》《教育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刊物发表论文70多篇，多次获得社会科学成果奖；甘肃省高校教学名师，入选甘肃省理论界拔尖创新人才和甘肃省第一层次领军人才。

沈斌，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李庆红

封面设计： 大鹏设计
010-81574849

《经典诠释文库》编委会

主 任：李朝东 洪 涛 姜宗强

副主任：贾克防 张美宏 胡 好

委 员：王金元 马俊峰 周 红 吴 琼
贺更粹 任万明 师庭雄 山郁林
翟存明 张 焱 朱海斌 李永亮
赵芙苏 丁 璐 谢平振

目 录

绪论 精神撒娇与拒绝媚俗	(1)
第一章 中西哲学的内在差异	(11)
一 西方哲学的内在特质	(12)
二 Philosophy 与 Cosmology	(19)
三 On 与 Ontology	(25)
四 真理与道理	(27)
第二章 雅典民主政制与苏格拉底殉道	(34)
一 民主与正义	(35)
二 真正的自由是对人格的尊重	(39)
三 苏格拉底之死与殉“道”	(44)
第三章 相论辩证法与存在本体论	(54)
一 认识及其对象的区分	(54)
二 《巴门尼德》相论辩证法	(57)
三 《智者篇》的通种论	(61)
四 《范畴篇》对本体的初步规定	(64)
五 《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学说	(67)
第四章 从伦理到宗教	(72)
一 希腊化时期的伦理哲学	(73)
二 偷食禁果的秘密	(81)
三 基督教原罪设定与现代伦理危机	(85)
第五章 形而上学及其现代命运	(88)
一 西方哲学的本体和逻辑特性	(90)
二 西方哲学的两次转向	(96)

三 科学主义与形而上学	(104)
四 现代人本主义形而上学	(108)
第六章 怨恨与羞感	(121)
一 怨恨是现代性伦理的精神品质	(121)
二 怨恨在伦理建构中的作用	(129)
三 羞感及其形式	(133)
四 羞感及其表达的差异	(141)
第七章 意志自由与责任承担	(148)
一 向死而生	(148)
二 责任承担	(153)
三 道德理想还能救度中国吗	(161)
第八章 宗法伦理之反思与批判	(167)
一 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伦理特征	(167)
二 宗法伦理对法律意识的影响	(171)
三 古今德治思想之区别	(176)
第九章 宗教与儒学的超越性	(186)
一 宗教的核心是信仰	(186)
二 儒学是哲人型宗教	(188)
三 儒学的超越性	(191)
第十章 墨辩名学与近现代中国的逻辑革命	(197)
一 墨辩名学与李约瑟难题	(197)
二 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和方法论	(205)
三 金岳霖运用逻辑研究知识和智慧的尝试	(209)
四 冯契对中国近代逻辑思想总结	(213)
第十一章 教育与公民人格建构	(220)
一 实证主义知识观批判	(221)
二 现代教育的实证理性基础	(226)
三 知识教育与信仰危机	(234)
四 培养具有信仰、理性和知识的公民	(248)
后记 怀乡孤独与驻守边缘	(255)

绪论 精神撒娇与拒绝媚俗

在荷尔德林的诗性经验中，随着基督的出现和殉道，神的日子就日薄西山了。夜晚到来。自从赫拉克勒斯、狄奥尼索斯和耶稣这个“三位一体”弃世而去，神性之光辉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世界时代的夜晚更是趋向于黑夜——人们可能具有对神性的信仰，但神性的逃遁和上帝的扭身离去，便再也没有一种力量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嵌合为一体；神性的光芒从世界历史中隐失，人生在世的留居丧失了根基。

诸神隐退。科学时代，人被抽象成思维主体，世界或自然被理解成思维主体的客体对象，人把自己的“生活世界”变成了研究、计算、征服、支配和利用的对象，使技术支配了一切。人通过变成主体而使得人自己在本质上成为一个“意欲的意愿”，并以技术的方式按照“意欲”去构成世界，同时也把生命的本质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可悲的是，人们尽管有无尽的痛苦、难言的苦恼、莫名的焦虑和烦忧，有不断增长的骚动不安和不断加剧的混乱，却竟然变得越来越悠然自得地去追逐、占有和利用自然世界。舍勒指出：宗教改革的信仰律令和价值领域越来越不打算在人生目的和标准上取得一致，而是越来越趋向于在一切取得技术性的、机械性的，即手段上的一致，其结果是“欧罗巴像一位脚挂在马镫上的落马骑手，被他自己的经济、商品、他的机器、他的方法和技术的自身逻辑以及他正在进行的工业战争，即他的屠杀机器的自身逻辑拖着向前疾驰”^①。偏重于技术的

① [德] 舍勒：《爱的秩序》，林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92页。

物质文明已经脱离了更高价值的统一领导。

技术时代把掠夺自然的命运安排给人，这一命运便把人抛入了一个充斥着被遮蔽的存在者世界当中，使人既不能同无蔽之镜的存在照面，也不能看护存在之真理；技术时代的人虽有筑居之所，却没有栖身之地，自在自然和人的生命自然一同失落；人的无家可归之感，使人迷恋于一种强有力的支配整个地球的幻想之中，现代人类生存的种种悖谬尽皆缘起于人的无根的存在。

诗性冷落、灵质覆灭、理智潜逃，失去自然庇护的人类也遗失了自然的信仰，并一再上演着荒唐的闹剧，绝望的信仰者只能在道德实践上与功利主义为伍，缺乏“信仰命题”的道德和法律还能拯救我们的生命回到自然的深处？

诗人荷尔德林不无忧虑地眺望：“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

“To be or not to be”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哈姆雷特还可以用锋利的言辞和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决一死战；堂吉珂德在无神的时代只能弃绝家园开始精神漫游，同时也失落了对爱情忠贞的考验和对责任的自觉承担。生命渴求真实，但真实却是生命不堪忍受的重荷。因此，生命的脆裂是一种命运，自我欺瞒便是一种自我防卫、自我缓解的生存方式。

索福克勒斯笔下因弑父娶母而刺瞎双眼的俄狄浦斯在冷落和拒绝中孤独地走完历时的黑夜，但他在流放的漫游中尚有一双纯洁的女孩眼睛为他看清生命的道路。现代人则在金钱和权势的指引下，在无聊的应酬上消磨着自己的心智，并浪费着短促的生命。刺青、蓄发、浑身挂满锁链的人们早已脆弱到只能依赖自己异样的着装来掩饰正常的恐惧，充满淫佚气息的美容院到处都在为高贵的肉体安置畸形的假肢，单从染色坊里探出花花绿绿的脑袋，就可知道这个古老的民族正在经受何种时尚的洗礼！

由于社会的实用化和世俗化倾向，物质生活上粗糙的需要使人们从思想的高峰跌落到经济角逐的市场中去了，爱慕“真理”较诸贪求肉感的宣泄和世俗的糟粕不再具有无上的光荣，终极价值及其相应的伦理体系开始悄悄消解，意义缺席解构了彼岸的寻找努力，在现实

的困窘和生存的压力下，知识分子的启蒙和救世的责任受到怀疑和拒绝，精神反叛不再受到鼓励，个人性开始隐匿并陷入一种绝望的境遇，知识分子彻底放弃了坚守着的精神立场，并做出了“梦醒了”的文化宣言，试图谋求任何与现实社会的妥协关系，理想主义在粗鄙化的现实中变得面目全非，“惶恐”“痛苦”“媚俗”成了从精神立场上撤离的知识分子的困窘或自愿选择的生存状态。他们可能都还在写作，但却不是为了思考；他们可能都还在表达，但却不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他们的论著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而是直接服从于名望、地位和利益的量度，因而无法摆脱人格与叙述之间的语言分裂——

“嘿，那不过是玩玩而已！”

我们的时代，最令人难以忍受的莫过于思想的枯竭，真正的思者在我们这个本就缺乏思想的国度里渐成为稀缺资源。知识分子一旦撤离精神寺院，社会大还俗的结果便会使他们以一种文化的态度进入复杂琐碎的日常生活，他们也许还周身斯文地周旋于商场、官场和股票市场，“闹着玩”一下文人化的商人的滋味，但无论怎样“悠徐闲散”都无法拒绝功利和计较的市侩味进入生活或著述，最终虽衣足食丰，却还是不能脱开“终于还不太像人”的生存悖论，其外在的庄重和道貌岸然在有意掩饰着内在精神的撒娇，一种十足的矫情和媚俗——他们在真诚地表达了“农民真苦”的叹息之后却贪婪地用山珍海鲜撑起自己下坠的腹部；道学家在义正词严地谴责完“道德滑坡”之后又堂皇地出入歌厅酒肆拥娇入怀作“道德爬坡”状；描写性爱的小说在编造爱情言语织体的同时也满足着窥视隐秘的心理，有意无意地败坏着大众的阅读口味；把诚信作为标签的国民正在践行着商人的处世原则，并用伪劣产品到处散发着自我轻贱的张贴画；布道真理的教师每天都想着用沾满笔灰的双手抚摸百元钞票的可爱头像……

大约三千年前的古希腊，智者普罗狄科（Prodikos）讲述了一个“人生十字路口”的故事。赫拉克勒斯（Herakles）坐在人生的僻静处思考自己下一步生活道路的走法，两个女人——丰盈性感的卡吉亚和端庄甜美的阿蕾特——都想赢得这个十字路口的男人去走自己指引

的道路。

卡吉亚许诺给赫拉克勒斯的是轻逸、舒适和享乐的生活，并能尝到各式各样快乐的滋味，一辈子不会经历任何辛苦。阿蕾特指引给赫拉克勒斯经过辛苦努力去获取美好而沉重的生活。古希腊文中的卡吉亚（Cargia）和阿蕾特（Arette）本来都不是女人的名字，而是专有道德名词：卡吉亚的希腊文意思是“邪恶、淫荡”，阿蕾特的希腊文意思是“美德、美好”。本来，就肉体的天然体质而言，两个女人的身体没有差别，但经过苏格拉底的叙事，卡吉亚的身体期许的感官适意和享受就成了“邪恶、淫荡”，阿蕾特的身体期许的辛劳、沉重就成了“美德、美好”。女人身体的伦理价值是男人的叙述编织出来的话语织体？或者说，卡吉亚和阿蕾特所说的那些话语与其说是女人身体的不同感觉，不如说是男人用言语编织的自己对女人身体的伦理想象。^① 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语言织体和道德命令使西方走上了理性主义之途，偏好绝对理性的黑格尔称苏格拉底的死使他的生命成为一件艺术品，是西方人格的象征；而偏好个体身体感觉的尼采，则欢呼把悲剧精神驱逐出雅典神庙的苏格拉底终于被复仇女神撕成了碎片。“上帝死了”的判决在本质上意味着理性传统的终结。

于是，捷克作家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重新编织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托马斯与萨宾娜和特丽莎的故事。萨宾娜通过造反阿蕾特许诺的“美好”的生活想象，颠覆了两千多年来阿蕾特所代表的生命伦理的领导权；而特丽莎所代表的传统道德中对一切崇高、美好的生命感觉的赞美，对邪恶与善良的区分，在萨宾娜的伦理感觉中被颠覆为“媚俗作态”，它“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昆德拉的小说叙事借助萨宾娜和特丽莎颠覆了卡吉亚和阿蕾特的身体感觉所代表伦理价值的不平等——无论什么样的身体感觉在伦理价值上都是平等的。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轻与重”“灵与肉”为主题，在这本书中，作者将其中心倾向定义为对任何抒情形式的讽刺、质疑，对

^① 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

天真的彻底批判，将我们的生命与思想借以为本的基本谎言揭露得如此深刻，通过对作品中人物的生存与思考，来揭露这个世界的无足轻重和绝对可笑。

小说以医生托马斯、摄影爱好者特丽莎、画家萨宾娜、大学教师弗兰茨等人的生活为线索展开叙述。该书一开头就引用尼采的永恒轮回的观点提出我们在永恒轮回的世界里，一举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重负。如果永恒轮回是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在这一背景下，却可在其整个的灿烂轻盈之中得以展现。但是，重便真的残酷，而轻便真的美丽？作者先留给读者一个选择的问题，再一一详述，重与轻的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接下来，通过小说叙述的展开让读者从每个人物的身上读出什么是轻，什么是重。“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就变得自由而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到底该选择什么？重还是轻？”昆德拉在第一部分开始就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该选择什么？重还是轻？在生命的进程中，有存在的社会因素、人性的因素等各种来自于外部和内部的因素束缚人的情感，对于生命的重量来说，就加入了各种辅助的东西，让生命有了自己的成分，所以，生命的意义和轻重之分在于主体——个人。

从第一部分开始，作者就提到了一个词“牧歌”，但对于这个词的解释却很模糊。就如弗朗索瓦·里卡尔所说：“如萨宾娜的怪诞画一样，其意义以小说话语的质疑本质为标志，只能通过采用某种语义对位法来加以表达，且不断超越自身，导向其反面，使其最终变得不确定，因此也就变得更为丰富、迷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找到他所想表达的一种“牧歌意识”，即对建立在和谐基础之上的幸福的渴望。此时牧歌就是印在我们心中的一幅景象，犹如伊甸园的回忆：伊甸园的生活不同于将我们引向未知的直线赛跑，也不是一次历险。

它是在已知的事物中循环移动。它的单调并非厌烦，而是幸福。只要人生活在乡下，置身于大自然，身边拥簇着家畜，在四季交替的怀抱之中，那么，他就始终与幸福相伴，哪怕那仅仅是伊甸园般的田园景象的一束回光。然而，正是昆德拉在本书中通过对牧歌的无情批判，才更让人了解到他对“生命的轻与重”这一问题的思考。在文中特丽莎捡回家的小嘴乌鸦、奄奄一息的小狗卡列宁，都体现了主人公对“被遗弃世界的怜悯”，透过这些来直面生命，勇敢地面对生命中的各种困难，甚至是死亡。

整本书中，作者在写托马斯与他情人之间的故事时，看他们的爱情历程，也是看他们对人生的思考。或许刚开始他们的关系并没有爱情的成分，但到后来却不是这样，每对情人之间的爱情，都有其独特的地方，其他人并不能做出评判，爱情中没有对与错，不能评判谁对谁错。正如作者借托马斯之口所说的：“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和特丽莎在一起好呢，还是一个人好呢？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不能准备。”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你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中去，因为当你第二次走进这条河流时，它就已经不是你第一次走进时的那条河流，原来的那条河流早就变化了。所以当你回过头来选择另一个选择时，就再也没有当初那一个选择了。小说里在每一个需要选择的关键时刻，都会出现一句话“Es muss sein!”只有一次生命的我们，即使有多种选择，也不得不选择其中的一个，这种无奈就在于托马斯多次提到的“Es muss sein!”甚至什么都不选，也是一种选择。面对这一切，人们只好双手一摊，肩膀一耸，说一声“Es muss sein!”因此每当一个人想要改变目前状况时，就必须立刻行动，没有犹豫地勇往直前，非如此不可，成功的路就在自己的脚下。

米兰·昆德拉写道：“如果我们的生命的每一秒都有无数次的重复，我们就会像耶稣钉于十字架，被钉死在永恒上。这个前景是可怕的。在那永劫回归的世界里，无法承受的责任重荷，沉沉压着我们的

每一个行动，这就是尼采说永劫回归观是最沉重的负担的原因吧。”每个人都应该把磨难变为丰富自己、激励自己的机会，生命的重量是轻是重，都靠自己去经营，只要自己坚持再大的困难都不是困难。在本书里萨宾娜选择了背叛，但这条路并不能带她走向成功，也许最初的背叛还充满着激情与欢乐，向她展开一条条新的道路，可当这条路走到了尽头时就只剩下绝望，“一个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都失去了——还有什么可以再背叛的呢？萨宾娜感到四周空空如也，她的悲剧即不断背叛的旅程的终点的虚无。在她的心灵最深处，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不时奏响那首荒谬而感伤的歌曲，向人诉说，在两扇闪亮的窗户后，生活着一个幸福的人家”。萨宾娜最终没有逃脱对家的渴望。可以说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当他脱离了自己生活的群体时，也就是他整个人生走向失败的起点。一个人是选择独自而活，背叛亲人、好友的“轻”，还是选择一条正直的路走下去的“重”，这些是米兰·昆德拉想要通过对萨宾娜这个角色的塑造来告诉人们的道理。主人公托马斯虽然在生活中找到了真实的自我，但他只是一个连接“轻”与“重”的桥梁，“重”这个词体现在特丽莎这个人物上，她会经常照镜子企图看到灵魂的面貌，希望看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她很弱小，她害怕托马斯的抛弃，可正是这份弱小使她不敢对托马斯要求什么而任由他给自己带来痛苦，她对卡列宁的爱是看到了一条狗与伊甸园的连接。特丽莎对卡列宁的爱是无私、无所求的爱，不想设法改变对方。其实特丽莎很幸福，有托马斯忠贞不贰的心灵之爱，还有卡列宁的陪伴。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她对动物的爱，动物不是机器，它们也都是生命。但是她也有对母亲的厌恶，因为是母亲让她没有羞耻的生活，母亲也是一种悲哀，她作践这一切的尊严，为了抛弃过去的青春与美丽。因此，特丽莎的“重”是她感谢生活给予她的一切，不怨天尤人，同时还抱着对生命的热爱，不论对象是一只狗还是一个人都应不加区别地对待。

实际上，昆德拉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应热爱生命，具有抗拒命运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告诫我们每个人在承受生命那份重量时，是选择

轻还是重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福柯在《性意识史》中指出，17世纪的欧洲人还能充分展现或夸耀自己的躯体，但到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却严格遵守关于性的三条不成文法：禁止活动、不许存在和严禁谈论。谨慎、沉默和虚伪被刻在这个时代的徽章上，人的历史成为不断被压抑的历史。接受这一假设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意欲，因而被萨宾娜的伦理感觉视为“媚俗作态”。卡吉亚—萨宾娜用来颠覆阿蕾特—特丽莎的原则就是把灵魂和肉体分开，现代的特丽莎开始尝试割断灵魂和身体，在无爱之欲中让自己的“灵魂看着背叛灵魂的肉体”。

要死的肉身和不死灵魂两种感受和认知能力的分离，使生命不再沉重并各自走上了自己的漂泊之路。在灵魂和肉体分离之后，以法国人德里达、拉康和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的思想拐子们，进而颠覆了一切由形而上学言语编织的二元等级结构秩序：没有中心与边缘，一切都是平面化的，生命不过是差异、撒播、延异、相对、荒谬和不可言说的，存在变成了无底的棋盘，人类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其实，意义失落或精神共同体消解之后人的无家可归性不是个现代事件，而是个近代事件。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随着神性逃遁和上帝扭身离去，堂吉诃德就已经表达了精神的无着落的漫游。不同的是，堂吉诃德还试图在漫游中固执地寻找已经失落的意义，而现代人则把无意义看作是灵魂和肉体分离之后的必然宿命，放弃了任何寻找的努力。

肉体 and 灵魂分离之后，媚俗便成了我们个体生命的基本姿态？！

“媚俗”一词因韩少功翻译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在汉语界流行起来。“媚俗”是德文 Kitsch 的中译，Kitsch 是从动词 kitschen（将污泥凑集在一起）发展而来的。名词 Kitsch 的本意表示一个客观的东西，如一个美艳的艺术品，或一个取悦于感官的东西；中译“媚俗”使之变成一个动词，一个与主体取向有关的东西，一种对流行的讨好，“媚俗”成了借助于流行的手段和效果来煽情的艺术。昆德拉试图给出媚俗的解释：媚俗会唤起两行并流的感动眼泪，

一行是个体的动情，一行是共同的动情。只有第二行眼泪才使媚俗成为媚俗，所以，媚俗与否有两个标准：一是煽情，二是流行。但流行并不等于俗，高雅也可能成为时尚和流行。所以，把 Kitsch 翻译为“媚俗”或“媚雅”并无实质性的差别，理解 Kitsch 的关键在于“媚”，它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刻意关注，即刻意迎合和取媚的行为、话语及作品，如公款宴席上一声“农民真苦”的叹息、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编导们的良苦用心……

个体的动情或共同的动情，是媚俗与否的分际。一个是在写作时想着作品效果的作家，一个是言说时勾画着自己在听众中形象的说者，一个是时时想着与别人共同动情的人，无论作品和言说多么美好和真诚，都是无法摆脱媚俗的。

昆德拉真的让人无法忍受：“所有政治家、所有政党和所有政治运动的美学理想都是媚俗。”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是政治动物。政治的理想是引发共同的情感，在最大范围内煽情，无论是用民主、自由，还是用平等、博爱，没有媚俗，就没有政治和公共事业。需要补充的是，按照庸俗经济学，人是经济动物，今天，经济比政治更能牵动人媚俗的神经；政治和经济携手，使每个人都在时刻接受名利的量度，而遗忘了自己个体存在的真实在世。

拒绝媚俗的关键在于回复人的羞感。所谓“羞感”，是指人的指向超生物性目的的精神意向在回首自己的身体时，发现自己被束缚在一种深受时空限制的极其贫乏的动物性生存状态的心理情感体验和生存处境。身体羞感是精神羞涩的先决条件。如果说身体羞感是廉耻之心的生命感觉基础，那么，精神羞感则是一切道德律令有效的灵魂保证。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境况中，由于追求身体感官欲望的满足驱逐了一切精神性焦虑，内在良心缺失了超验神性的看护，精神性价值不再对生命个体具有形而上的牵引力，生命的沉沦与道德无序便成为现今社会的一种普遍想象。

随着近代以来的体验结构转型（爱转向怨恨）表现为工商精神气质战胜并取代了神学—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实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结构性位置已经发生了根本转换，羞感的缺失使人的精神意向不再具